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53
22 June 1979

CHINESE

第二一五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成员国：孟加拉国

拉赫曼先生

玻利维亚

帕拉西奥斯·德比西奥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牙买加

尼尔先生

科威特

杰安先生

尼日利亚

布兰克森先生

挪威

科尔比先生

葡萄牙

马蒂亚斯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十一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三日及六月十五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394和S/13397)

主席：按照上一次会议的决定，我请摩洛哥代表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座。请阿尔及利亚、贝宁、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和扎伊尔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菲拉利先生（摩洛哥）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布瓦亚德-阿力先生（阿尔及利亚）、洪加武先生（贝宁）和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塔亚先生（毛里塔尼亚）和比克蒂·比克伊·马蒂洛姆伯勒先生（扎伊尔）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员各成员，我收到了刚果和民主也门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请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安理会同意下依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蒙乔先生（刚果）和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第一位发言者是贝宁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洪加武先生（贝宁）：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应请参加西撒哈拉问题的重要辩论，感到十分高兴。我们非常感谢安理会各成员国让我们有机会来申述我们对这个

(贝宁)

重要问题的观点。

主席先生，我要为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向你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一向知道你是干练忠诚的外交家，对安全理事会审议的这个项目很熟悉。毫无疑问，在你客观和尽职地主持之下，这次辩论一定会十分成功。

贵国——苏联，是一个伟大和美丽的国家。体会到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责任重大，贵国在国际上一直发挥着主要和积极的作用。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为贵国在政治、外交和物质上大力支援世界各地，特别是南部非洲各民族的解放事业，表示感谢。南部非洲是广阔、富饶、美丽的非洲的一个重要地区，目前仍被白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少数所霸占。苏联和贝宁的关系一向极为融洽，我国人民和贝宁人民革命党都深感欣慰。

安理会审议的这个项目实际上就是饱受折磨的撒哈拉人民要争取自决。由于从摩洛哥来的新征服者毫不妥协，他们只得拿起武器，对不讲道理的侵略者迎头痛击。对这个客观现实作出的任何其他解释，例如有些人为了隐瞒真相而妄加的解说，都只是借口而已，其目的是要转移安全理事会的视线，给它错误的印象。这种拙劣手法却也是蒙骗舆论的高明办法，它不仅欺骗了摩洛哥的舆论，也欺骗了国际舆论，在这个过程里，这些人采用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大国发明的一套把戏，找出种种遁词或用其他阴险的手法，诸如歪曲事实，说谎造谣，妄图隐瞒事实真相。不过事实终究是要战胜的。

真正的问题在那里？一九七五年以来，问题一直就是整个民族在争取生存，争取自决、自由和政治独立。在国际法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这种主权权利，这也就是本组织《宪章》的基础。

摩洛哥对所谓阿尔及利亚侵略，提出的论据实在不堪一驳，不但本身矛盾百出，其居心也十分明显。

非洲的新征服者摩洛哥师承帝国主义大国及南部非洲种族主义少数和殖民主义

(贝宁)

政权的阴谋诡计，所用的手法不外乎：不承认民族有自决的权利、对民族解放运动置之不理，把它们视同一般腐败社会的渣滓，卑鄙不堪的恐怖主义者。为了上述理由，这些政权采用复杂的军事手段，编造出所谓追击权的说法，使它们能够对邻邦或任何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发动侵略。摩洛哥正在策划的目标就是找一个借口，作为对阿尔及利亚发动侵略的理由，使这种侵略成为合法行动。阿尔及利亚自从武装斗争胜利，赢得独立以来，一直坚决支持包括波利萨里奥阵线在内的所有民族解放运动。

我国，贝宁人民共和国，始终坚信，撒哈拉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国要永远支持他们，直到他们取得最后胜利。摩洛哥王国的侵略间接也使我国受到损害，摩洛哥向驻本古里的军官提供训练设备和器材，并向以鲍勃·德纳德为头目的雇佣军提供武器。这批雇佣军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天，对贝宁人民共和国发动了野蛮的攻击。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美国《老爷》杂志刊登了一篇由乔恩·布雷德肖撰写的文章。文章述及国际雇佣军鲍勃·德纳德罪恶生活的背景资料，揭露了摩洛哥在这个事件里扮演的重要角色。

贝宁人民很清楚，由于贝宁坚决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摩洛哥就打算用侵犯贝宁国家独立的无耻罪行来惩罚它。不过我们绝不害怕，从那时起，我们就在各地加紧同勇敢的撒哈拉人民建立军事合作关系。贝宁人民小心翼翼地保护我国的国家独立，深深感到同撒哈拉人民休戚相关、紧密团结。他们尽管困难重重，仍然决心斗争，争取胜利。这种决心值得我们全力支持。因此，我们对撒哈拉人民、他们的组织、武装斗争、险阻的地形以及艰难的斗争条件，都作过彻底的调查。那些艰难条件都是某某方面包括摩洛哥在内，强加于撒哈拉人民的，它们在可耻的一九七五年马德里协议后侵略和肢解了撒哈拉的领土，就象宰割从狩中获得的鸟兽一样。

贝宁同波利萨里奥阵线及其领导人，在撒哈拉本地进行了多次的接触，体会到了斗争的困难和任务的艰巨，深知波利萨里奥阵线在反对摩洛哥的外国统治和军事

(贝宁)

占领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是多么的重要。

有一句拉丁谚语说：错误是免不了的，坚持错误才是罪恶。撒哈拉人民决心实现他们的民族愿望，但是摩洛哥顽固地横加阻挠，坚持过去的错误，这个事实，当然在非洲这个地区造成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现在，摩洛哥要对这种局势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也要准备承担它的后果。

(贝宁)

安全理事会应当怎么办？我们认为，在听过有资格谈到这个问题的人士发言以后，安理会应当知道它站在什么地位上。我们坚信，负责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安理会应当告诉摩洛哥，只有停止对西撒哈拉的军事占领和对该民族的侵略暴行，只有为撒哈拉人民的充分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才能带来它所寻求的和平及安全。

如果摩洛哥冥顽不灵，悍然不顾撒哈拉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摩洛哥显然就不会有安宁、和平及安全，撒哈拉人民便将继续迎头痛击摩洛哥，直到他们完全达成他们的民族愿望为止。撒哈拉人民一定胜利。

波利萨里奥阵线驻联合国代表的兄弟最近在一次交战里不幸阵亡，我们要向他敬致哀悼之意。

斗争要继续，斗争一定胜利。

主席：我要谢谢贝宁代表对我国以及我个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马达加斯加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拉贝培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在各个领域里，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一向极为友好。因此今天我要告诉你，我国代表团看到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是多么的高兴，我们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我们早就熟知你的崇高品格，我们也知道你深切地意识到，你所代表的国家，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及促进正义和社会进步两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你一定了解，在审议撒哈拉问题的时候，我们对你深具信心。这个问题牵涉到整个非洲、影响到撒哈拉被压迫人民的命运，也影响到非洲这个地区的和平。我们在感情上同这个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他方面，我们之间的联系更不用说了。

安理会现在审议的问题同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关系。在这些问题上，各方利害冲突，气势汹汹，幸好尚未发展到失去控制或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国代表团绝不愿破坏气氛，使摩洛哥政府无法提出当前这个倡议。因此，在发言的时候，我们

(马达加斯加)

首先要正确地观察一下提交理事会审议的各个要点。

我们相信，在求解决我们所认为极重要的非洲问题时，我们必须尊重某些原则，如果这些原则受到考验我们就不应当保持缄默，规避逃脱。如果我们能对审议作出一份力量，帮助安理会确定责职，充分了解真象而非一知半解地作出决定，那末我们就十分高兴了。

如果我们不设法为西撒哈拉问题找出一个全面解决办法，客观而充分考虑到所有事实的办法，非洲西北部的和平和安全就无法维持，无法受到尊重。换句话说，任何论据如果有失公允，随随便便地只考虑到问题的某几个选定方面，那就只会导致不公平的和不平衡的解决办法。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在现状况下这种办法是决不可容许的，因为今日最有希望成功的解决办法甚至也经常遭到拒绝，而各种各样的拖延、借口、诡计等花招更使许多方面的利益，特别是撒哈拉人民的利益大受损害了。

一九七五年，摩洛哥政府发动举世闻名的“绿色进军”，当时安全理事会讨论了西撒哈拉问题达三次之多。今天明知安理会对这个问题早已了如指掌，还要向它提出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要求，我们觉得实在该骂。我们也认为，“绿色进军”这个办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撒哈拉人民既没有完全恢复他们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权利，也未能把西班牙殖民主义继承人所带来的占领和肢解的痕迹和后果从国土上扫除出去。

如果，现在我说，我们的办法同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摩洛哥王国常驻代表信(S/13394)中所载的高明倡议迥然不同——事实上正恰相反，谁也不会觉得奇怪。那封信强调了所谓的侵略行动，而且现在摩洛哥还控称，它是受害的一方，特别是指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以来进行的一些活动而言。

如果摩洛哥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确实受到侵犯，那么我们会率先站出来反对这种暴行。但是，国际社会对摩洛哥所属地区内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所有国家

(马达加斯加)

的新闻机构都详尽地报导了该地区不幸发生的战事的发展情况。 波利萨里奥阵线和其他力量对抗，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事实表明，自从占领以来，撒哈拉和摩洛哥发生的事情，包括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后的军事行动，都不能武断地称为单纯的侵略行动。 相反的，我们认为它是“特许的行动”，是大会第 3314 (XXIX) 号决议第七条中明文规定不适用侵略定义的行动，该条条文如下：

本定义特别是第三条，绝不妨碍关于各国依 . . . 被强力剥夺了渊沉于宪章的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的人民，特别是在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或其他形态的的外国统治下的人民取得这些权利，亦不得妨碍这些人民按照宪章的各项原则和 . . . 《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的规定，为此目的而进行斗争并寻求和接受支援的权利。

我们主张，各国不但不应遏阻波利萨里奥阵线的行动和斗争，而且有义务去支援它们，因此某些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为此目的作出的努力更加值得赞许。

鉴于以上所说的各点，我们对摩洛哥常驻代表信中所强调的那种自卫概念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们认为，如果在法律上不能将波利萨里奥阵线的行动说是侵略行动，如果侵略的说法既无根据又不合理，那么行使自卫权利的主张就说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对波利萨里奥阵线行使这项权利，岂不自己变成了侵略者？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现在特别应当指出，《宪章》第五十一条授权安理会管制自卫权利的行使，因为有些人也许要想滥用这种权利。

我们认为，同样的推论也可以用在追击的权利上，这也就是说，其他殖民主义压迫政权也一向滥用，并且仍在滥用这个权利，它们企图压制为自由而斗争的各民族的民族愿望，破坏它们的团结势头。

现行的国际惯例确认解放运动进行斗争的合法性，承认它们有权使用一切方法

(马达加斯加)

以确保正义事业获得胜利。 这些国际惯例同行使追击权的说法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已在一致认可的国际文书中，建议，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支援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又怎能容忍有权追击这种说法？更不用说给它法律上的认可了。 追击权的说法也就是否定这种支援和亵渎国与国的边界。 它也种下了将来国家间发生冲突的种子。

在安全理事会受理这个问题，并就摩洛哥政府提到的所谓侵略行动、行使合法自卫权利和追击权这三点作出决定时，我们认为，安理会一定要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提高警惕，以免误入歧途，不让撒哈拉人民享有其他民族所已经得到的正义、和平、自由和独立。

我还要对摩洛哥的文件 (S/13394) 说几句话。 波利萨里奥阵线为捍卫它的正义事业进行了一些军事行动，这份文件把责任推到阿尔及利亚身上是毫无道理的。我们猜想，它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无论于理于法，它都不能指控波利萨里奥进行侵略。 因此要使摩洛哥的指控显得有根据，唯一的障眼法就是把阿尔及利亚拖进来。

(马达加斯加)

同样的，他们千方百计把撒哈拉问题说成双边问题，并加以“时间和地区上的”特定限制，其所涉及的国家只有两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可是，这个争端实际上还牵涉到其他若干方面，其中最相关的就是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不结盟国家集团。它们仍然主张，关于非殖民化方面的各项原则应当适用于撒哈拉人民。

我恐怕那些千方百计想把这个问题缩小成双边问题的人都是满心希望不承认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存在，也不承认发起这个运动的撒哈拉人民。这就等于拒绝接受波利萨里奥所承认的关于西撒哈拉的一切决议。

国际社会绝不能走上这条路子，因为这样必然会使一九六六年以来和一九七五年中为求解决西撒哈拉问题而提出的一切倡议所本的任何成果毁损无遗。

摩洛哥王国国务大臣阁下对安理会说过，该国政府对如何维护本国安全，以及如何保障该地区和平及安全，感到关切。这话非常合理，也非常容易理解。不过，值兹本地区中各国不和之际，单就这个困难问题表示抑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尊重国际常规和准则。

根据这些准则，摩洛哥政府或许应当重新审查一下它的政策和关切。本地区的国家和民族也有享受安全的权利，摩洛哥的关切绝不能成为拒绝它们享有这个权利的借口。

摩洛哥对西撒哈拉进行军事占领、吞并、肢解，这难道不是蔑视撒哈拉人民的安全吗？破坏本地区和平和安全的，正是这些行动及其所带来的后果，难道摩洛哥能一口否认这个事实吗？

摩洛哥小心翼翼地绝口不提波利萨里奥，这一点也值得研究。“绿色进军”以后，摩洛哥的种种不正当行动以及吞并土地迫使波利萨里奥不得不在国家一级

(马达加斯加)

进行政治和军事组织。因此它成了摩洛哥政府不能接受的一股力量，不过，用“武装暴徒”或“雇佣军”这一类侮辱的字眼，来否定他们斗争的热望，是毫无道理的；否认它们的存在更是荒谬之至。摩洛哥想用这种办法阻止波利萨里奥得到向国际申诉的机会。不过，其他国家却承认他们是合法政府，承认他们是值得尽力援助的民族解放运动。摩洛哥含沙射影地说：只有阿尔及利亚支持“这批武装暴徒”，这话事实上只是一个专用诡辞不值得驳斥，因为目下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着支持波利萨里奥斗争的组织。

第 S/13394 号文件和摩洛哥代表团的发言都绝口不提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宣言》的大会第 1514 号 (XV) 决议、而西撒哈拉的非殖民化问题正是我们辩论的核心，而且属于我们所必须讨论的《宣言》的范围之内。

由于摩洛哥代表团用心如此，我们就不得不回顾这些国际上一致接受的原则。这些原则也适用于西撒哈拉的局势，但是，摩洛哥却故意一字不提。

这些原则如下：不采取任何妨碍殖民地达成独立的军事或镇压行动；不使用武力剥夺各民族的民族特点；不得将各民族置于被征服、被统治和受外国剥削的地位；民族解放运动发动斗争的合法性以及他们使用一切方法谋求独立的权利；解放运动有依照《宪章》宗旨和原则，争取和接受支援的权利；殖民地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不使用武力获取领土；各国义务援助解放运动，以求加速消灭殖民主义。

摩洛哥代表团所提到的联合国各项庄严宣言都载有我才列举的各项原则。非殖民化、国际安全和国与国间的友好关系等原则构成了一个整体，不容任意离解。

(马达加斯加)

我们这篇发言并不是想否认冲突的存在，我们只想根据众所周知的事实来证明，争执各方所分别扮演的角色同摩洛哥企图描述的，大有出入。显然，我们关心的是谁是侵略者，谁是受害者。我们晓得谁在滥用权利，谁在争取其所应享的权利。我们也晓得谁在履行国际义务，谁在侵犯有关非殖民化、禁止以武力占领外国领土以及禁止侵犯殖民地领土完整等国际公认原则。

我们提到了许多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可使安全理事会决定责任之所在，并协助当事各方履行它们的义务。一方面，必须保证撒哈拉人民能够行使他们获得自由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必须恢复本地区的和平。

摩洛哥政府选定《宪章》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作为发言的范围。但在目前这个阶段，安全理事会的责任不应当仅限于此。它应当更进一步要求立刻停止对西撒哈拉的非法占领，以期最后解决这个问题。它有责任恢复撒哈拉人民的权利；停止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公正待遇和压迫；指明这个民族是侵略行为的受害者；和谴责发动侵略的人。

主席：谢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对我说的好话，我也感谢他说了许多关于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马吉德先生，他是安理会第二一五一次会议根据第三十九条规定请来发言的。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阿卜达拉赫先生：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请你向安全理事会的成员，转达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谢意，感谢安理会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而又极为得体的决定，邀请我以波利萨里奥阵线代表的身分，向安理会发言。

撒哈拉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波利萨里奥阵线，派出代表团参加安理会，这一事实就证明——如果需要证明的话——安理会忠实遵守联合国始终坚持的政策：促成西撒哈拉的非殖民化过程，按照其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取得胜利的结果。在我国人民争取恢复完全独立的现阶段斗争中，我国政府遣派代表团参加安理会会议是有特殊影响和重大意义的。侵略者应当记取这个教训：国际社会反对并谴责任何想要制造既成事实的企图。

安全理事会的这项决定，又加强了大会、国际法院、二十四国委员会，以及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屡次重申的立场。

尽管侵略者花招百出，掩盖并蓄意歪曲非殖民化的千真万确的基本事实，国际社会仍然打算肩负它的责任，制裁侵略者对我国人民进行的不正义和灭绝种族的罪行。

我国人民深深希望国际社会彻底消除他们身受的罪行，认为安理会通过这项决定不仅足以自豪，而且鼓励了那些为争取神圣的独立权利而正在斗争的人民；因为撒哈拉人民反抗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的罪恶侵略的斗争，同非洲和世界各地其他人民为实现独立、维护尊严而进行的共同斗争，无论客观地说或从历史观点上说，都是一致的。

西撒哈拉问题是很清楚的，现阶段的情况也绝不是暧昧的。摩洛哥和它的帮凶对撒哈拉人民发动的是殖民主义的冒险行为，撒哈拉人民从事的解放斗争是抗击外国

(阿卡达拉赫先生)

占领的合法自卫行动。这样看来，西撒哈拉问题完全是一个非殖民化问题，因此，适用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宪章第七十三条、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中关于人民自决权利和尊重殖民时代遗留的国界的规定。

联合国根据这项了解，把这个问题提交大会和二十四国委员会处理。不结盟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具有非殖民化问题的性质，才出来处理西撒哈拉的严重局势。无庸赘言，大会深刻关切西撒哈拉完成公正、确切的非殖民化进程，它为此通过了许多决议，那些决议都是安理会所熟悉的。大会要联合国通过适当的构架来讨论这个问题。因此，这个问题不仅属于大会的职权范围内，而且属于第四委员会和二十四国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内。

责任的根源在问题的非殖民化性质。我国人民决心坚持斗争直到取得彻底独立，而摩洛哥的四万罪恶军队又极无能，在这种情况下，拉巴特政府只好诉诸所有殖民主义者惯用的手法——曲解事实。在这方面，它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要求、图使主管非殖民化事项的联合国机构不再处理西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其卑鄙无耻的程度就同它对本地区某些国家作出的指控一样。

罪恶的拉巴特政权决定把这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审议。这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而且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摩洛哥国王使用军事暴力但却无法在战场上制造既成事实，因此现在设法要求安全理事会认可他的顽固态度，认可它屠杀一个弱小的非洲民族，以及认可他不让这个问题获得公正持久的政治解决。

将近一年前，波里萨里奥阵线在毛里塔尼亚宣布停火后，冲突双方着手进行生动有力的和平过程，当时的情况难道还需要加以重述吗？摩洛哥既不参加又不鼓励那项和平过程引发的缓和局面，它坚持罪恶的占领和扩张途径的顽固政策。另一方面波利萨里奥阵线宣布说，根据和平过程，摩洛哥必须再同波利萨里奥阵线、毛里塔尼亚等其他当事方面会合，共同讨论政治解决的办法。

今天，摩洛哥侵略者告诉我们说：情势严重。是的，情势非常严重。我们应当反身自问：这是谁搞出来的？摩洛哥和他的帮凶就在整个国际社会明确列出

(阿卡达拉赫先生)

西撒哈拉的非殖民化过程时，趁机活动，发起侵略，占领并分割西撒哈拉领土，压迫西撒哈拉人民，驱赶他们出走，流亡外地。

这就揭发了侵略的真相，和指出了谁是真正的侵略者。这次侵略行动不仅针对西撒哈拉人民，而且针对国际社会，因为国际社会的原则和决定也受到践踏。

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侵略军向撒哈拉人民发动了三年多漫长的残暴战争，可是，摩洛哥政府直到现在才把战争行为告诉我们，才提到它所明知而不肯明说的一支军队，但是这支军队却是名符其实、勇敢善战的斗士——波利萨里奥阵线。

因此，有一个事实是侵略者最后必须接受的，而且，最近的事件也显示出，只要我国人民继续遭受不可容忍的非正义待遇，这个地区是不可能获得和平、安全与稳定的。不肯面对这个事实，就是默许摩洛哥及其帮凶践踏联合国最珍视的原则之一，就是容许联合国的作用遭人轻视，也就是要对今后所有死亡的人负责。

形势仍然严重而具有爆发性。摩洛哥虽然拥有极其强大的兵力，但是无法征服我们的斗士。目前，它急急忙忙地介入纠纷，趁火打劫，企图掩藏一个非殖民化问题的本质，就象历史上殖民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经常玩弄的手法一样。

自一九六六年起，联合国大会经常讨论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并频频重申撒哈拉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世界各地不懈斗争所取得的类似权利，正是全人类共同遗产所获得的最珍贵的部分。这些权利已经过明确的详细讨论，并以最具权威的形式载入第1514(XV)号决议内：

“所有民族均有自决权，……”。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间，大会屡次通过决议，坚定不移地重申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一九六六年，大会重申西撒哈拉人民享有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促请管理国按照《宪章》第七十三条指引领土趋向独立。这项决议——第229(XXI)号——以后成为一系列内容相同的其他决议的样板，这些决议直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第33/31号决议为止，无一不以更强烈的词句重申西撒哈拉人民有必要行使自决和独立权利，以取得彻底的解放；各该决议并确

(阿卡达拉赫先生)

认波利萨里奥阵线为撒哈拉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摩洛哥侵略者就在联合国内作出最庄严的承诺：答应尊重撒哈拉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我冒昧地在此引述摩洛哥国王陛下的代表的一些发言。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八日第四委员会上，摩洛哥代表说：

“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允许这个民族自由地参加与管理其本身事务，而不受任何外来的统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他说：

“自一九六六年六月起，摩洛哥就极力主张授权这个领土的人民行使其自决和独立权利。”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他又在第四委员会上说：

“摩洛哥愿意在联合国内竭诚讨论在联合国管理下的自决问题。”

这些都是摩洛哥在国际社会面前所作的庄严承诺，因此任何政治花招都不能使摩洛哥推卸责任的。

(阿卡达拉赫先生)

事实上，拉巴特政权选择眼前这条犯罪途径，目的是要树立一个极危险的先例，来破坏联合国的信誉和斗争中人民对联合国的信赖与寄望。这个先例显然是要阻挠一个界线明确的领土走向非殖民化的目标。今日世界各地人民遭受着类似的侵略和殖民主义花招，这个先例的出现确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

的确，如果联合国不负起责任，谋求扫除这种不顾撒哈拉人民的神圣不可剥夺权利而犯下的罪恶行径，则联合国所揭示的政治解决办法将成为笑柄，甚至变成了罪恶行径的烟幕。

摩洛哥政府对西撒哈拉领土发动侵略，事实上是在可能范围内对国际社会作出最严重的挑战。这次侵略的发动，最先是所谓“绿色进军”为名，事实上这是一次赤裸裸的军事入侵。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摩洛哥皇军直接进入西撒哈拉领土作战。摩洛哥继续发动侵略，是对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再次公然反抗。安全理事会曾讨论过这一事项，并促请摩洛哥国王终止其对西撒哈拉领土的侵略。

联合国调查团的报告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都已指出了摩洛哥的要求是没有理由的，可是摩洛哥就在这时候犯下了这种罪恶野蛮的行径。

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第162段作出结论说：

“另一方面，本法院的结论是，所提资料和情报都不足证实西撒哈拉领土同摩洛哥王国或毛里塔尼亚政权有任何领土主权上的联系。因此，本法院没有发现任何法律性质的联系足可影响第1514(XV)号决议，特别是关于领土人民通过自由真正表达意愿以实现自决的原则，适用于西撒哈拉的非殖民化问题。”(A/10300, 第162段)

法院的咨询意见既没有模棱两可之处，也没有曲解余地，摩洛哥偷偷摸摸地企图向舆论兜售的各项论点都是徒劳无功的。

再说，一九七五年大会曾派出一个调查团，由西蒙·阿克大使（现任象牙海岸外交部长）任团长，在现场研究过全部有关西撒哈拉局势的资料和事后，编写了一

(阿卡达拉赫先生)

份明白详尽的报告，指出撒哈拉人民的一致意愿是独立自主，波利萨里奥阵线是西撒哈拉的政治主导势力。

摩洛哥眼见它所提出的论点一一遭到驳斥，认为如果使用武力，趁机取得迅速的胜利，给世界造成一个既成事实，那至少是会有点好处的。这次西撒哈拉军事冒险行动，正象任何不得人心的事件一样，需要打扮出一副国际合法的样子。所谓《马德里协定》，是摩洛哥据以发动西撒哈拉军事冒险行动的合法借口，但是这个《协定》对该领土已失去效力，因为，第一、侵略军没有能力占领西撒哈拉，而且撒哈拉人民决心解放自己的国家，第二、两个签字国，西班牙和毛里塔尼亚已改变了态度。

摩洛哥对一个只想在自由和尊严中过着和平生活的弱小民族犯下了许多罪行。第一个带头罪行是，它企图使用武力灭绝一个民族并分裂吞并其土地。然后，它进行了一整套最无人性的外国统治恐怖手段：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残暴的镇压，对平民实行报复，凝固汽油弹的盲目轰炸，集体执行死刑，集中营，等等。

从许多国际新闻界记者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提出的证据中，我举出人权联合会议秘书长德尼·帕约先生所说的话做例子。他说：

“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不顾一切联合国决议的反对，入侵西属撒哈拉领土，从而侵犯了人权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民族自决原则……人权和民族权利，因为，民族权利只是人权的集体表现。

“不仅如此，这次入侵还使人民无分老少，不论贫富，一律遭受无数的痛苦。有关撒哈拉人民的处境，委员会获有确凿证据。现场摄取的千百张照片和收集的证据，已无怀疑余地。

“自从这两个占领国的军队入境以后，成百上千的撒哈拉人因为拒绝宣誓效忠而遭杀害。有些人还亲眼看到自己的子女被杀害——这是一种恫吓他们的手段。似乎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撒哈拉难民或临时失所的人不看到或知道

(阿卡达拉赫先生)

自己家人遭受这些士兵的蹂躏，更不用说阿姆加拉、蒂法里蒂、盖尔塔等地难民营中手无寸铁的人民也遭受空军的轰炸。”

乌姆德雷加 2,500 名居民，几乎全是妇女小孩，摩洛哥因无法使他们屈服而企图使用凝固汽油弹加以全体杀害，这正是它灭绝整个民族的可怕决心的一个例子。

四年来，摩洛哥和它的邦凶利用和凌辱国际社会的信诚，不仅不承认战争的严重程度，而且不承认战争的存在。各位代表都很熟悉摩洛哥政府和莫克塔尔·奥尔德·达达赫政府的一味胡说，它们过去在国际论坛上总是说根本没有战争。但是，这个解放战争的范围日益扩大，而我国民族的抵抗，也显示出摩洛哥的罪恶企图，是要把整个地区卷入一场殖民战争中。不过，这次对西撒哈拉的军事冒险一定也象所有其他殖民主义战争一样，遭到相同的结局。

哈桑二世应对这次侵略撒哈拉人民的战争负全部责任。摩洛哥虽然具有一切军事和经济的潜力，但也受到战争的损害。它的全部军队都投入战争，但却无法达成的可耻目的，把撒哈拉变成殖民地。摩洛哥国王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其目的无非是想转移摩洛哥公众舆论对这一悲惨战争的注意。

摩洛哥吞并西撒哈拉，在经济上付出了极大代价。今年五月一日出版的《纽约时报》的报道，用来对抗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军队达 40,000 人以上。又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军队，行动完全不受牵制而且在战场上采取主动。

现在撒哈拉人民正在加强抵抗、巩固民族体制，而也就是敌人却在自挖坟墓、陷入不正义的战争之中。今天，我国人民在唯一合法的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下组织起来，解放了大部分的祖国领土，并对之实行主权控制。撒哈拉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已取得了主动的地位。

我们就自己来说，确信阴谋、罪行的层出不穷，和摩洛哥政府采取逃逸政策急忙忙地打击我国人民，这一切都只会促进我国人民的团结、加强我国人民夺回主权的决心、扩大我国人民享有的国际声援。

(阿卡达拉赫先生)

这项国际声援越来越蓬勃，一天比一天强大，它的表现是：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和政治组织间的政治、外交关系的加强和扩展。

我们愿在这里向那些友好的国家和组织致敬，他们在我国人民遭逢严重祸患的时刻，承认了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我们还要指出，承认我们共和国并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共有二十三个，承认波利萨里奥阵线为撒哈拉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国家约有一百个左右。

撒哈拉人民军代表着我国人民的尊严。它的斗争庄严神圣，因为它的事业是正义的。它能够光荣地维护我们民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我还要强调指出，我们每天都从敌人手中虏获无数的各种各式精密设备。摩洛哥是我们最好的武器供应者。

波利萨里奥阵线意识到它自身在这个地区的职责，所以自从毛里塔尼亚政府表示愿意尊重我国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后，就宣布在毛里塔尼亚境内实行暂时单方面停火。这不仅和缓了局势，而且引发出趋向和平的冲力，并创造出良好的条件，以促成西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获得公正而持久的政治解决。这项积极行动是为了增强和平动力而采取的。

撒哈拉人民解放军在木斯塔法·赛伊德策略的优势下，对敌人后方基地和据点发起合法的自卫抗击行动，因为没有这些基地和据点，摩洛哥就不能在我国沦陷区内维持军队驻地。

我国人民抱着坚定不移的决心，坚持合法自卫的英勇斗争，直到我国实现彻底解放为止，摩洛哥军队在克内菲斯、阿萨、坦坦、扎格、本拉辛、来因赛德、阿巴提赫、蒂法里蒂等地的屡战屡北，显示出摩洛哥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军队的无能无用。

目前，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已经管辖了该领土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一九七九年开头几个星期，我国军队就连三接四地解放了蒂法里蒂、阿姆加拉、季德里阿等重要城市和战略地点。许多的人、包括一个由西班牙议会议员组成的重要代表团，都已经访问过了这些城市。

(阿卡达拉赫先生)

摩洛哥政府屡次失败后，不得不采取蒙蔽政策，不让本国舆论和国际舆论晓得战场失败的真相。

摩洛哥目前玩弄的手段，目的是要把它的侵略和吞并政策的失败归罪于他国，不过这种企图绝不能使我们忘记西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的真相。大会继续讨论这项非殖民化过程是极为正确的。

我愿在这里再次提醒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波利萨里奥阵线十分愿意同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会面，共同寻找一个政治解决办法。但是，这项呼吁在摩洛哥顽固执拗，坚决不惜代价把这地区卷入战争的情况下，又有什么成功的希望？我们的意愿同我国人民的坚持合法自卫斗争，抵抗摩洛哥侵略和占领的决心，是同样坚定的。任何人都不要认为撒哈拉人民会乖乖地接受种族灭绝和国家沦亡的可能命运。面对摩洛哥的入侵，我们是没有其他选择的。只要摩洛哥占领我们的一寸领土，我们的斗争就会继续下去，我国人民就会同敌人周旋到底。

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我要再次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向你们申述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意见，希望你们了解西撒哈拉事件的真相。

如果安理会愿意的话，我随时准备再次发言。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民主也门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民主也门)

阿什塔勒先生 (民主也门): 主席先生, 自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以来, 由于你经验丰富、智慧过人, 主持辩论十分出色。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能在你的卓越领导下向安全理事会发言, 因为你所代表的苏联, 同我国在亲密稳固的友谊基础上维持着最良好的关系。

我带着一些犹予的心情, 向你作简短的发言, 因为, 理事会现在讨论的问题牵涉到兄弟般的阿拉伯当事各方, 而今日它们的团结合作对防止臭名昭著的戴维营出卖事件来说, 是无比重要的。此刻, 以色列军机在以色列政府全力支持下, 正向南部黎巴嫩平民滥施轰炸, 犹太复国主义狂热分子正在开动拖拉机犁平巴勒斯坦人的房屋, 以建立新的外国人殖民点。

我们确信, 某些帝国主义集团正在倾巢而出, 企图阴谋破坏巴格达高层会议所建立的反萨达特、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大团结。显然, 这次辩论既不能促进巴勒斯坦人的事业, 也无助于我们马格布兄弟之邦的利益。因此, 阿拉伯集团的绝大多数认为应在他处讨论这个问题。非洲集团曾经根据类似的理由, 要求摩洛哥不要坚持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没有成功。

从实质方面来说, 我国代表团认为, 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非殖民化问题。因此, 它现在已交给非统组织所设的一个特设委员会来处理了。非统组织即将召开的最高级会议一定会讨论这项冲突的中心问题——西撒哈拉问题。安全理事会当然知道许多决议都要求撒哈拉人民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如果把这个问题说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的冲突, 那就忽略了这个地区分化过程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阿尔及利亚不能对国界以外四百里地方发生的事件负责, 这些事件显然是由摩洛哥军队和波利萨里奥阵线部队经常冲突所引起的。

我国代表团维护大会第1514(XV)号决议所订的人民自决权利, 因此一贯支持撒哈拉人民有权自决。我国政府并且承认波利萨里奥阵线是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殷切希望, 摩洛哥政府也将如此, 从而避免兄弟之间的流血, 遏制这次不必要的阿拉伯国家间的地区性冲突。

(民主也门)

阿拉伯各国的稳定、繁荣和福利是息息相关、密切结合的，他们的共同传统和友谊团结是不可动摇的，因此我们希望这些冲突只是偶然的事件。

主席：我谢谢民主也门代表对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说的好话，我也感谢他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面一位发言人是毛里塔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开始发言。

塔亚先生（毛里塔尼亚）：主席先生，首先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职务致以诚挚的祝贺。 你所代表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我国在互利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维持着持久合作的友好关系，因此我以非常兴奋的心情向你祝贺。

我也要感谢全体安理会成员让我参加你们的讨论，有机会严肃地说明我国政府对撒哈拉问题的立场。 我国尽可能的最高层领导人曾经反复重申这个立场。 我国政府最近一次对这个问题的反应，载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致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的公文里，并已作为大会文件（A/34/276）散发出去了。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采取这个立场，清楚地表现出了我国求致和平的意志和帮助本地区增进了解的迫切愿望，同时，也向本地区所有人民伸出了手。 这种友谊的手是向本地区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伸出的，希望他们在各处各地，家家户户结束战争，重建和平。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采取的这一立场，已在本地区开展出一个蓬勃活泼的和平进程。 我们希望它将促成撒哈拉问题获得公正、持久的解决。

不久以前，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说毛里塔尼亚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高贵国家。 我国人民笃守传统、维护尊严崇尚道德，衷心希望充分发挥作用作为西北非地区所有国家的一个环节。 我国人民绝不推卸承诺，希望在一个和平的、团结的西北非地区发挥作用。 不幸地，几个星期前，西北非地区因为局势日益紧张，引起对抗，造成极大的后果。 关于这点，我国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的一项官方公报里，曾对这个局势表示深刻关心与全神贯注。

(毛里塔尼亚)

我们在这里呼吁安理会采用其所能使用的一切手段，消除我们地区的混乱。毛里塔尼亚深信，对话和联合行动是寻找公正、和平、持久办法来解决本地区所有问题的最好途径。

我们迫切呼吁当事各方避免采取可能危害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任何行动。

主席：谢谢毛里塔尼亚代表对我本人和我国说的友好的话。

没有其他发言人了。我再请那些要参加安理会讨论的代表团报名，以便结束我们的工作。

在安理会同意下，订于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三十分召开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继续讨论这个项目。

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散会